

松林坡風月錄

(下)

丁驥

也是大學傳奇

有人把我認作大爺

蔣公介石兼任中央大學校長之後又來了一位顧毓琇校長，俗稱「小顧」。我也未見過。他任內總務長吳公，原在金大。因為分配宿舍，糊糊塗塗，就各自分了。我這申請人，事前未有通知，事後也不說明。我到總務長室大發脾氣，說他一把年紀辦事糊塗，不配為總務長，應當捲舖蓋。此事因我年輕氣盛，鬧了一場，也就算了。

不料，校長、總務長認為滋事體大，請江良規出面任調人，以大紅帖子，擺酒請我，把我當做「大爺」。事實上我與任何幫會都沒有半點關係，不知道沙坪壩的販夫走卒，學校的工友却以為我是大爺，事出何處？今日仍是一謎。後來，在好友李造家見到吳公，大家談起來好笑。我說那是我年紀輕，一時衝動，十分抱歉。江良規請客，更是令我哭笑不得。

小顧校長卸任之後，吳有訓繼任。已是復員之前。我正當七年休假之期。吳有訓校長勸我不要休假，學校有許多事要做，我是一意要休。此一年中，天天閑散。方城之戰通宵不息者有之。後

來在南京見過吳校長一次。以後就是同學周鴻經任校長。自他做「長」以後，就少得見他了。

我們的同事，我認識的有十之七八。至今已四十多年不見，許多均也作古。當時中大為全國最高最完備的學府，教授中都是一流名家，不用我介紹，有些片段的趣話，或可流傳。

學微積分植物分類

我在中大一面教，一面學。我有兩位老師。一是汪沅（唐培經夫人），我們同在美國留學。汪沅教的微積分一課，年年座無虛席。我是唯一「教授旁聽生」。也被她叫上黑板習算，考試照試，習題照做。那本 Granville 的書上習題，我是全部算過的。

我大學畢業時，最高的數學課，祇是三角。所以連解析幾何也是自修的。讀了微積分，對數學的思考方法，深深領略，在我教的地形學中影響深遠。今日我成了遠東第一個用數理解釋地形的人。皆是汪教授啓迪之功。

我在新疆收集了一千種植物標本。為了鑑定這些，從歐以禮學植物分類。他那一課女生多男

生少，我去上課，他們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學。事後我把新疆標本鑑定完畢，開了我後來做花粉化石研究的路。耿先生一天到晚，祇是「拈花弄草」（他是禾本科專家）別無他好。後來在田邊自建土屋居住，弄孫為樂。那年他去青海採集，有一個標本鑑定不出，是我幫他認出來的，他伸起指頭說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」我說：「還不是你教的！」

百豬圖缺一可自描

我自幼喜畫，但無耐心。水彩畫總是一片糊塗。在國外看博物館，最喜看畫。所以張書旂在四宿舍時，常去看他畫。他的水墨本甚高明，一日我問他：「你知西洋近代畫，不用黑色，而代以深藍色，閃閃有光。」他甚是驚奇。我把我的西洋畫集借給他看。之後，張兄作畫，由水墨而成了丹青，用色紙，都是受了西洋近代畫的影響。

體育科的吳主任蘊瑞也喜作畫，他藝術不深，每得一畫，就喜歡送人欣賞，還要人家裱起來掛。一次畫了一隻游水鴨，拿去送給女生指導陳美瑜。陳教授年紀大，身材比較胖些，看了生氣

，拿來給我說：「你看，這隻肥鴨，恐怕可以吃了，送給你吧！」丟下就走。那隻鴨子，確是肥了一些。吳公又畫了一幅墨竹，看來進步多了。沈剛伯說：「你知道你畫竹，何以得其神的緣故嗎？」吳公不知。沈兄說：「你們體育家玩標槍，標槍是竹做的，玩得多了，對竹的性情了解得夠，所以畫起來盡得其神！」吳公深許其言。後來某公勸吳公畫豬，吳公問：「何以要畫豬？」他說：「豬者，人之良食也。沙坪壩比比皆是，最易取像。何不畫張百豬圖也送給美總統去。若不够一百之數，對鏡自描上去，也是一樣。」吳公明知被他笑謔，也不計較。吳公後辭主任，由他大弟子江良規繼任。江兄有江湖豪俠之氣魄，做事果斷。後來復員，靠他奔走安排。夫人是鋼琴家。我們在他家中，常常白吃，往往深夜始散，夫人從來沒有怨言。體育科有兩位我戲稱為「門神」的是：蔡敦厚與牛炳燾。那位管總務的我叫他「師爺」，還有一位牌友，已不記得他名字了。

坎上散步算上一命

數學系和我關係深。孫院長鏞，字光遠，是一個老好人。他本是南高校友，性情忠厚。對歷屆運動紀錄，一一背誦如流，常以此考人家，最喜打橋牌。有人回南京時，說起我，他似不知。良久才說：「哦！我想起來了，那個年輕打橋牌的。」孫先生絕對不會不記得我的。一九四八年，我走時也曾請教過他，他一再說：「你要走，你一定要走！」文革期間，聞名不敢相認，是不得已，怕

沾上海外關係而已。系中唐培經、周鴻經都是他學生。有一位趙講師，喜歡唱戲。一面唱，一面在腿上「打板」。他們稱他為「鐵板」，因為褲子膝頭，都因打板破了補，補了破。另一位講師是周雪鵬。是他教我子平之法的，事緣小龍坎有一算命攤。一日我在坎上散步，姑且試他靈否？就報上八字說：「我一人在此讀書，久未接家中來信，經濟困難，不知命中如何？」他一排八字說：「先生，你不要騙我。你是中大教授。」我那時二十七歲，年穿藍布衫，同事都當我學生，他偏說我是教授，真奇。我一再辯說，他說：「先生不信，我有書為證」。拿出書來，果然上面有我的類似的八字，說什麼少年早發，名登金榜之類，祇好承認他靈。那本書叫「三命通會」，也去買了一部，不料看了數日，就是不懂。與周公談起，他才教我排八字之法。八字一出，豁然貫通。原來中國星相命書都是大全，所缺的是入門之方。留了一招，使得你非花錢拜師去學不可。沈剛伯算命也是高手，人不知而已。給他八字，三言兩語，盡得其要。祇不肯細說。據我知國文系中好幾位都會算。還有一位看氣的，預知南京有煞氣，全家搬到雲南。過了一年，無事發生，又搬回南京，也就是那年日寇侵華，他損失重大，隻身逃到江西。因為身上帶有符咒，被軍警捉起來，當是日諜漢奸。幸虧校方急電江西，救了他一命。徐悲鴻也會看氣。祇沒有搬家而已。

中國人腦多一縐褶

生物系的歐陽鵠，湖南人。聽說他在南京淪

陷之次年，投井自殺。歐公為人像魯智深。有一年廣東學生與湖南學生發生爭執，在操場幾乎要湘粵大戰。全憑歐陽站在中間，大聲勸訓，化干戈為玉帛。他寫得一手好字，尤喜舊詩。常以之見示，並且改我的習作。生平最不喜新詩。看了我一首「楊花」，却大為讚賞，說是新詩僅見之作。歐陽大腹，夏天最苦，必須毛巾一條夾在肚縫之中，不然汗出如雨，就有水滴出來。他又能吃。有一次我同他比賽吃蹄膀，他吃肥我吃瘦。他祇一口便把肥的全部吞下。我吃了一小時才把瘦的吃完。雖說不分勝負，事後我有一星期，不能吃飯！他樂極，寫了一首詩嘲弄我。他是動物學家，研究大腦。說中國人腦子，比別種人多了個縐褶。所以聰明得多。將來我死後，他要看看我的腦子究竟多了幾褶。一定要我答應他，不幸他不見了。說起湖南人有一位熊子容，也是奇人。熊公也喜作詩，抗戰時居然作詩讚美希特勒。他與毛澤東中學同學，住宿舍睡上下舖。那年國共和談，毛到重慶還在沙坪壩上熊的宿舍住宿一宵。熊公喜歡釣魚。在南京看見他去垂釣，我故意說：「噢！你的魚釣上鉤不見了。」他說：「那裏有這等事！」我說：「你在學姜太公！」他說：「你真聰明！」聽說獨眼龍劉伯承到南京，毛澤東特別叮囑他遇事問熊子容。大概熊公老夫子的形像，不入獨眼龍的眼中，所以才找潘漢年的老弟出來維持。我想熊公聰明人，為人雍容與世無爭，絕不會出來助紂為虐的。

有位國文系的孫教授名字想不起，他父親是國學大師，兒子也不弱，又是位儒醫。請他診

脈，分文不取。用藥處方，則時有詼諧之處。某教授請他看病，處方之後，鄭重交代他說：「你昨夜與嫂夫人如此那般，如果我說得對，此藥可照服。如果我說得不對，不可服藥，其病自癒。」某教授即照方服藥。又一次為某教授看病，出來見到盧孝侯，問起病況，他道：「後事，後事。」未幾某教授病逝。似乎不久之後，孫公也病歿。兩個「後事」，實是預言。

用竹筒機吊死老鼠

我們教授異行之人也有，多不便出之筆端。一個做學問的人，有的大智若愚，有的行為好像瘋子，都有其過人之處，才能在中大待下去。我記得沙坪壩老鼠為害甚烈，有位廣東職員發明竹筒機，把老鼠吊死。就地取材，製作簡易，大小畢具。一時銷行甚廣。又有一位老北京會製鳥籠，手工精細非凡，祇送不賣，不易求得。有人想要，他總是推，問他何以不肯？他說：「人非愛鳥之人，事為枉費之事。」會計室有位許君紹興人與我甚熟，曾請我吃飯，厚意難却。我稱人皆曰「某公」。一日叫他許公，他非常生氣。一再問他，他說我在咒他。「不見墓碑上都稱人某公。你如此稱我，豈非要我死！」圖書館有一年輕館員，平日工作勤奮，甚為洪範五所賞識，他拉得一手好提琴，所以大家特為他辦一次音樂會，我也是贊助人之一。不幸因婚姻問題，涉及刑律而入獄。真是可惜。有位美籍華人教授不識中文，見到抗戰標語說：「有錢出錢，我懂。為什麼要有刀出刀？」還有一位美華，甚愛祖國。可是他

同本地教職員談及許多人對政府都有不滿，他說：「我們在美國，看見中國竟敢打日本，非常高興。回到這裏，却是一片罵政府之聲。這政府能抵抗日本，應該是好的。」這是赤子之心。我在美多年也知道美國政治，此間除「利」字外，並無他法。中國政府「利」字之外尚有一「義」字。近些日有些青年人發表政論，說中國一個「義」字要不得。它導致政府營私舞弊，包庇朋黨。真是嘴上無毛，辦事不牢，因噎廢食。要中國不講仁義，步外國人後塵。

衣物救濟師尊掃地

日本投降前一二年美國什麼慈善團體，捐給中國教授衣物金錢作為救濟之用。想我們向來尊重師道，豈能把教授當作叫化子？主管的人，不之是美國博士之流，難道不知此種事在美國也許可以行，在中國是恥辱。早該拒絕。竟然行文各校，請教授去領。真是荒謬。必等教授會一致反對，才算不了了之。還說這些教授不識好歹，「窮且益堅」呢。

有位外文系教師，住在城裏。一日在菜市，看見一位小姐，不禁神往。上去與她搭訕，她不理。後來又追蹤到她家，那位小姐見此人窮追不捨，回頭看他一眼笑了一笑，就進去了。那知此公神魂顛倒緊記門牌號數，回家就寫幾封情書。却又不不知女子姓甚名誰。於是封面上寫「奇女子收」。信裏自報姓名還說是中大教授。誰知那門牌是一大雜院，信到該處，無人領取，於是大家傳觀，引為笑談。事為女夫所聞，疑婦不貞，

一面要離婚，一面請律師告中大某教授引誘良家婦女，妨害家庭之罪。幸虧律師也是中大法律系的教授，於是報告校長。將那位奇男子予以辭職。一對夫婦幸得成全。倒是這位律師後來在南京執業，渡江迎共，反被中共槍決。真是好心未見好報。

校中最初數年沒有圖書館。後來轟炸漸稀，在松林坡頂上一側先建教職員集會所，繼建圖書館、集會所為開會、改入學試卷子之所。圖書館每晚常是人滿的。館長洪範五，原是清華大學的館長，隨羅志希到中大。遷校之舉，功績不可沒。松林坡上之館，雖無清華或南京之宏偉，也很適用，虧他經營。

每年入學試卷，閱卷大約需要三日之多。天天有無酒之席，供先生饌。數千卷子，改閱得頭昏眼花，偶有可供一笑的答案，亦可略舒困倦。如地理一門，信口開河「長江在廣東入海」。中國東部祇有「三省」也是妙文。國文卷中有引經據典的說：「孟子引諸葛亮曰……」又說諸葛亮是四川人，故爾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！

抱病登臺演出平劇

沙坪壩課外活動甚多，其大者為表演、比賽、交際舞會。我初到之年聽過嘉陵歌詠團的演出。老實說我對洋樂，知道甚少。祇喜歡幾支常識所具的如「月光曲」之類。對中國歌曲，並不欣賞。不知怎的，歌詠團不再活動，代之而興的是平劇與話劇。我參加平劇社後，合中大、重大兩社為一。因為平劇演出，一定要有場面。兩校合起

來，我社可有兩隊場面，演出之時，有接力之功。至於唱的角色要戲包袱，我們也有幾個出色的角色。如王秉畚、楊宗珍（孟瑤）、女生訓導王先生、唱花臉的周以耕、唱丑的靳君（後來在中國戲曲學校），唱青衣的多，重大二位小姐及中大的男生小陶都是。教職員中能手也有三位，祇是不肯登臺。如張創與他夫人徐女士，她本是北京名票。張兄一手好胡琴，在宿舍裏夫婦隨，一腔程派，韻味十足。職員陳鵬君是上海票友，唱的是正宗梅派青衣。他未肯露臉，祇肯教我幾齣而已，不然我不會唱的。本校初次演平劇是由王泊生劇團支持王書林夫人唱罵殿，真是轟動一時。連不聽戲的都去看。王夫人中氣十足，在那蘆蕭圍住的所謂禮堂中，不能聚音，而仍能響遏行雲，十分難得。我們社的公演戲碼很硬。都是全本，如法門寺、羣英會、坐宮同令、玉堂春、鴻鵠禧、打漁殺家等。祇是缺武生，無法演武打戲而已。

我也登臺過，第一次是響應校方所辦的聯歡晚會而上演的，當晚由話劇社先上，平劇社後上。晚飯之後，學生飯廳早已坐滿了人，不知何故訓導長與話劇社發生意見，訓導長下令停演，話劇社也不肯演，可是觀眾堅持要看，坐在飯廳不走。當天本訂由我演女起解。我恰好生病在床，正在為難。事到臨頭，不演又不行。以病為由，人家不信，以為假裝，我將成衆矢之的。換了別人也不敢唱，一來得罪話劇社，二來違抗訓導長，分析再三，祇有抱病登臺，也支持到完場，訓導長張慶楨兄見我上場把手棍一跺說：「我不

准唱，你偏要唱，不是給我難堪嗎？」事後我告訴他一切經過，加之我們唱戲，租來的服裝，請來的化妝師傅，不唱也要付錢，訓導處如何向會計室報銷呢？其實他也早已釋然了。

平劇社的同學對我唱戲，沒有意見，亦無批評，更無讚詞。後來在南開中學禮堂上演，由我唱開鑼戲棒打薄情郎的金玉奴，唱完之後問他們的意見，無人開腔，祇有一位說：「丁先生唱得很莊嚴！」可見其情了，此後就再未登臺過。

平劇社演出成功，話劇社不甘落後，原來主持人是張志公，他從征緬甸去了，副手林孝本請我去主持，我們先後演出曹禺的「日出」、「雷雨」、「原野」三劇，日出由宗由導演，第三幕中的妓女是宗夫人客串的，女主角為卜慶葵，男主角要算胡三奇了，他的魯貴與潘經理真是維妙，南開中學話劇社後來演日出，沒有第三幕，張伯容先生說：「……至於沒有第三幕的原故，是我們南開沒有這項人材……」演顧八奶奶的女同學從此成了「八奶」。

話劇社邀請城內職業劇團演出「以身作則」，究竟職業演技比學生要高明多，我們後來又公演過「風雪夜歸人」及「霧重慶」，這些劇不如曹氏三部曲，台詞不像說話，甚是肉麻，主角易求配角難得，我也擔任了一角，無甚成就。

外文系的俞大鎮、大綱姊妹想「寓教於戲」，想演出蕭伯納的「朱古力兵」英文劇，拉我湊數，大鎮自居主角，我們陪「公主」讀書而已。同學參與演出的比教授還少。

我讀書之時本是主修西洋文學，最喜歡戲劇，

在英時寫了一本「舞臺化妝」，後來成了中國戲曲學校的教科書，我寫作中的「舞臺佈景」未曾出版，在學校演出，舞臺條件太差，談不上藝術，一律寫實，燈光因陋就簡，說不出氣氛效果，劇本則意識簡單，對話像念哲學，從田漢的「咖啡店之一夜」、「古潭的聲音」起就是如此，反不如中大南高時代侯曙寫的「復活的玫瑰」來得動人，我們教育系的吳俊升教授當年也是演員之一。我於一九四三年上新疆去，回來後太忙，就未再參與劇社了。

後來幾年同學以劇社公演，用公物、公家設備、公家補助，為何要賣門票？同學應當白看才對，當時我已不是負責人，也未參加劇社活動，其實同學的話雖有理由，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如真由學校負擔一切費用的話，劇社當更歡迎，更可以多演幾場，他們演戲不是要發財，而是要過癮，賣票純為費用而已，如果劇社想發財，也很容易不受限制，祇要去借別處的禮堂上演，甚至租一戲院上演，其奈我何？當時負責人不知如何答覆的，以致要上演的茶花女也胎死腹中了。

舞會促成幾對姻緣

我們教職員也有舞會，本來國難期間，新生活運動，不准跳舞，所以祇是私家舉行，重慶許多政、財、經要人家都有舞會，我們豈能獨無！舞會參加的都是邀約來的年輕單身的教職員和他們的女友或夫人，音樂祇是幾張唱片而已，我在讀書時代，最不喜歡跳舞。後來在英國覺得他們男女之間交際與普通男和男，女同女交往，沒有

什麼芥蒂，並不是男的一找女的，就是戀愛。所以國家公民活動，不像中國祇見男的，少有女的份兒。我發現惟有跳舞，男女之間的禮教牆才可以打破，有利於國家人民的團結。我這一番道理，同事聽了都當笑話，並未當真。老實說，來跳舞的，誰抱著一番哲理來？我們舞會都是由幾位教授夫人邀請的。當時人皆以為張鈺哲太太一人所為，其實不然。袁翰青太太、文學院長樓光來太太、施士元太太都曾主持過。舞會也促成幾對姻緣。女同學來參加的，有些不會跳，就由我教她們。我的舞術是在我取得學位之後，從英國世界冠軍阿力士莫爾學的，參加過深造班及教師班，所以會男女步伐可以教人跳舞。我教過的不下數十人。有一位前年來訪，說我教跳舞「凶得很，還要打分數。」，我却不知得有這回事呢！

後來美軍來華，舞禁無形中不復存在。城內私家舞會甚多，公開的如勝利大廈、嘉陵賓館都不免日夜笙歌。城中咖啡舞廳林立。我們反而不再活動了。我最不喜歡看洋人跳舞的色相。此時歌詠團又復活了，中大的歌詠團曾在嘉陵賓館表演，成都的管夫人，也是一時名家。我也有機會同胡然教授學了幾支基本歌，也會唱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祇是天生左嗓，不敢獻醜而已。

中大在松林坡的次年，學生大增，地方不夠用，就在嘉陵江上游設一柏溪分校，第一年的學生都在那兒上課。歷來分校主任都是滑杆上班。後來轟炸得緊，變成常駐。我們也有夏天到柏溪避暑的。有些教授索性專授一年級的課，全家搬到那兒。我也去過一個學期，避暑也兼避警

報。

中大的學生飯廳，初時兼為禮堂，飯廳中有一百張桌子，四百條板櫈。後來都沒了，學生站著吃，歷有年所，蔣公兼校長，有與學生吃飯的禮，一聲令下晝夜趕工，新製板櫈四百條，等校長來吃過飯之後，不出一週，全部不翼而飛，據我所知由沙坪壩到小龍坎，到新橋，一路之上，許多人家都有中央大學的桌椅板櫈，不知怎地流傳如此之廣？你以為抗戰之時，管理有虧，回到南京，成賢街上，有些小舖也有中大的傢私！是何緣故，未曾研究過。

中大洗澡室也是一絕，室內祇有噴水龍頭，洗時大家裸體相見，皮膚病也看得清清楚楚，又要輪班使用，女生先洗，教職員居次，男生最後，有時誤點，不免迎頭闖見，所以每輪中間，還額外隔開十分鐘。

浴室另有一肺病療養室，住了幾個病人。我初不知，一日發警報，我見其中一位依然高臥不起，還好心去叫他躲警報，那位仁兄一動也不動，看着我笑，此公天天在我們宿舍的火爐上燒牛奶雞蛋，補得面色紅潤，體重增加，室中人數不時有變，變時必是病斃了，不知埋骨何所，據我知道的已有一二十人在公墓中，不知抗戰勝利以後，他們的骸骨是否回鄉？

移居柏溪一舉兩得

抗戰後期各方面都有人到校招募男、女學生去參加他們所謂的「工作團」，去南洋、去緬甸、去大西北的都有，有幾位同學想放棄學業去參

加救國工作，經我再分析給她們聽，沒有去成。有些去了，下落如何，就不知了。

松林坡對面的盤溪，其上游曲折迴環，風景幽美，出口高懸江上，水工試驗所在此築壩阻水成池，成了夏天游泳的好去處，我是陸上動物，八字五行忌水，所以下水，就抽筋，祇好望塘興嘆，水工試驗所的譚葆泰與我甚熟，他曾請我去講黃河的地形，又為我設備研究花粉的試驗室，後來他常駐泰國，退休後在美見過一次，未幾就辭世了。

復員後輾轉回到南京，住在成賢街的宿舍裏南座二樓，提起此樓，十年前我到南京投考公費時也曾借住過，那時這是學生宿舍。我的朋友認識其中學生徐君及張祖還兩人（後來他們都是中大教授），他們暑假返家，空了床鋪，所以讓我們去頂替。想不到十年之後，仍舊住在此樓，真是天網不漏。十年前我們的考場就在體育館。在館下檢查身體，在館上考試，時值八月，熱極，考試猶如考試。想不到十年之後，我在此與內子認識跳第一次舞，次年同學周鴻經任校長，又在此處慶祝校慶，請我新婚夫人切蛋糕，可以說我與中大關係是命中註定的，記得一九三三年離開成都到南京之前，曾在成都南門外武侯祠求籤，得一上上之籤，其中兩句是：

「蘇秦三寸足平生，富貴功名在此行……」

還以為此去我將為外交官配六國相印，四十年後始知武侯開我玩笑，三寸之舌教一輩子書也。

一九八七年美洛杉磯